

在中環尋味維也納



▼ Schnitzel & Schnaps 的 Wiener Schnitzel。

前兩天在中環路過一間綠色的餐廳，抬頭一看，「Schnitzel & Schnaps」，瞬間興趣盎然且感慨萬分。因為這是在奧地利求學期間每周都會吃幾次的東西，而上次享用已是「前疫情時代」。遂即邀一起在維也納吃過這道美食的朋友前往。

Schnitzel之於維也納就像蜜汁叉燒之於香港。Schnitzel是奧地利人從會吃肉起就開始吃的食物。無論是家庭聚會還是節日慶典，都少不了schnitzel的席位。

講究的炸肉排一定會用小牛肉，最嫩也最香。「平民」的版本則會用豬肉或雞肉。其特點都是將略微醃過的肉排捶打到大片且輕薄，再裹上麵粉醬炸得酥脆。一大塊分量十足的肉排再配上薯條或煎土豆，就是能飽足一天的「能量炸彈」。

小牛肉（veal）是紅肉中高級的品種，在歐洲的餐廳有很嚴格的標準。其主要產於法國、荷蘭、意大利和德國。只有出生五個月左右最多到七個月的牛犢才能叫「小牛肉」。牠

們只靠乳製品餵養，尚未長成健壯的肌肉，肉質嫩滑，少運動所以呈草莓奶昔一般的淡粉紅色，脂肪含量低，沒有成年牛的肉味。待牛一旦長大、吃了穀物飼料，就再也不能稱之為小牛肉了。

除了schnitzel和goulash等中歐傳統菜餚，「Schnitzel & Schnaps」還有當地最常見的甜點Apple Strudel。它之於維也納就像蛋撻之於香港，可以簡單地稱其蘋果卷。它外皮薄脆，玉桂與蘋果製成的內餡濕潤香甜，不重奶油，不會過甜，是歐洲甜點界罕見的「小清新」。

這裏的出品雖然與在當地吃的口味略有不同，但友善的服務和歐式餐廳的氛圍還是能令人陷入美好的異國回憶。這時候就要舉起一杯schnaps互道一聲：「Prost」（德語：乾杯）。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譯者的定位

最近在看一本由英國歷史學家寫的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在閱讀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本書的譯者有些「存在感」太強：開始還好，譯者對原作者所寫內容中出現的一些事實性錯誤進行勘誤，用的方式也很正統——在正文後面加小圈數字，然後在正文下方以小字註解。但很快就變本加厲了，在作者一段議論性的原文之後，譯者直接加了一個括號，寫上「譯者註：xxxxx」洋洋灑灑百餘字，不是勘誤，甚至不是註釋，而是提出了與原作者截然相反的意見。

打個或許不恰當的比喻，這種感覺就如同一位主持人在主持活動的過程中，突然打斷原本的講詞自己發揮了一段與活動主題背道而馳的言論。我很反感，反感的不是作者和譯者的論點——對於同一段史實，有不同解讀是完全正常也是完全合理的。但譯者完全可以通過在全書最後，以「譯後記」的形式將自己的想法、感慨、觀點單獨成篇。因為書籍的正文結束

之後，他的譯者身份也相應結束，變成了一個單純的讀者和評論者。而這樣直接打斷正文，將自己的感想插在書中的行為，已經超出了譯者應有的界限，對譯者身份而言不專業，對原作者而言不尊重。

我相信原著作者並不一定全部正確，也相信譯者自己獨到的見解可能有一定的依據，但譯者的身份首先要以「信達雅」的標準對原作者負責，再以謙卑的態度將判斷的權力交給讀者。從讀者角度，我買這本書，是想看作者系統且完整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並不是想看譯者從中間跳出來得意洋洋地以「註解」之名表述自己的觀點，夾帶私貨。

作為一名譯者，請先擺正自己的定位。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美國防疫新規

八月十一日，美國疾控中心CDC發布最新新冠疫情防控指南，對社交距離、流行病學調查、核酸檢測及隔離政策都做了修改。他們不再要求六英尺社交距離，流調或常態化核酸檢測只限於高風險場所，如醫院、老人院或監獄。密接者如核酸檢測陰性不必隔離。無症狀感染者只要居家隔离五天，再戴口罩十天。檢測陽性者如呼吸不暢需居家隔離十天。如自身免疫系統有問題，則最好諮詢醫生後再解除隔離。

CDC專家認為，鑒於目前美國絕大部分人都已通過接種疫苗或感染新冠獲得了一定的免疫力，再加上治療新冠藥物的問世，這些新規有助於減少疫情對工作、學習的負面影響，也能集中資源為確有需要者服務。不過，他們依舊建議因地制宜、因人而異。新冠感染率高的社區室內聚集時要求佩戴口罩，自身免疫系統不佳者更要佩戴高質量口罩，如N95。

目前全美仍有百分之四十一的地區新冠感染率處於高位。我州三百多萬人口，今年一到二月奧密戎肆虐時日均感染者超過一千。最高紀錄出現在一月中旬，日感染人數超過五千五百人。二月中旬到七月底感染人數日均一千以下，但八月每天都有一千出頭的人檢測陽性。至今為止，本州因新冠死亡者九千八百五十例，預計九月底前會破萬。但超過一半的美國人已不再佩戴口罩，而百分之六十的人聲稱完全恢復了疫情前的生活常態。CDC發布新規，也是為了貼近民眾的生活狀態與思維的無奈之舉吧。

我校八月取消了開學時的核酸檢測，給學生發放檢測試劑自行篩查。規定八月十九日到九月二日室內須佩戴口罩，餐廳只准學生用餐。之後怎樣，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欣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杜自持大樂隊》音樂會，九月八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這場以近二十人組成的爵士大樂隊，復刻一個世紀前盛極一時的大型爵士樂編制，昔日巴黎紅磨坊、紐約百老匯，以至「大上海」百樂門等經典搖擺音韻，重現香江。演出者全為居港華洋樂師，很可能是大會堂六十年以來港產爵士大樂隊的首演，意義重大。

大會堂一般以演奏中西管弦曲目為主，爵士音樂雖演出不多，但卻留下多位大師的足跡，例如開幕後不久演出的Frank Sinatra、Louis Armstrong、Ella Fitzgerald，以及一

某日，在前往位於葵涌邨某學校探訪基層學生的路上，我接到了編輯的約稿郵件，言辭懇切地希望我寫篇關於「加強文化認同」的文章。這樣的題目過於宏大和寬泛，並不是我所擅長，但我打算試一試。正琢磨該落腳到哪個「點」去集中筆力，目的地到了。

校長帶着二十多名同學迎接多時。學校推選了兩名同學帶我和同事們參觀校園。他們的普通話很流利，每個字發音都很準確。我以為是學校專門安排的，並不以為意。

傳奇爵士大樂隊再現香江

九七二年Duke Ellington及樂隊，至今剛好五十年。本周四音樂會選奏的二十首經典曲目中，有六首正是艾靈頓公爵的代表作。

本欄去年底介紹「香港流行樂壇教父」郭利民Uncle Ray紅磡體育館的樂休演唱會，盛讚領奏爵士大樂隊的杜自持（Andrew Tuason）。經過康文署的精心策劃，頂住疫情，原班人馬得以亮相大會堂，亦請來兩位爵士女聲獨唱，其中一位是杜自持的胞妹杜翠雲，二人為傳奇第二代居港菲籍音樂家，加上第三代他手杜俊科，傳承也豐富香港音樂文化。

據杜自持告訴筆者，他的父親

Baoding Tuason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來港，先後在美麗華酒店、希爾頓酒店擔任音樂領班三十年，他與妹妹陸續參與演出，成為父親的接班人。杜自持八十年代參與流行音樂製作，成為流行曲鼻祖顧嘉輝團隊成員。之後更為張學友、劉德華等編曲、演奏、錄音。其中擔任張學友《雪狼湖》，以及二〇一四年的國語專輯的音樂總監，後者在倫敦著名Abbey Road錄音室製作（見附圖）。

但爵士大樂隊始終是杜自持的至愛。本周四的演出，據聞年屆九十七歲的郭利民將親臨演出，也會發言，傳奇再現。



樂問集 周光業

逢周一見報

「慚愧」的力量

可當我和同學們圍坐在一起、開始交流和分享時，我驚喜地發現每個同學都講普通話，而且水平都不賴。我問校長，全校一千多名學生，普通話都這樣好嗎？校長笑着告訴我：「那倒不會，但大家都很努力地講好普通話。學校並未強行要求什麼，只是會經常和同學們說兩文三語都很重要，在課堂上要求中文科的老師，盡力展現語言背後的優秀文化之美。」

見我對這個問題關注，坐在一旁的副校長帶着遺憾地對我說：

「我年紀大了，過去讀大學時，雖然學的是中文教育，但沒有對普通話的要求，很慚愧，到現在也講不好普通話了。我時常在課堂上跟同學們起我的這份「慚愧」和渴望說好普通話的心情。漸漸地，同學們學普通話的熱情多了起來。」這些話，深深地觸動了我。她為什麼要慚愧？她為什麼會勇敢地分享這份「慚愧」？她講不好普通話並不是她自己的原因，甚至可以說是特殊的時代背景造成的。但她的言辭那樣懇切，她看着學生們用普通話發

言時那樣的驕傲和慰藉，這背後，是她對「文化認同，從語言開始」這個道理的深刻領悟，是她作為教育工作者的遠見和真心。

其實，文化認同，不妨從普通話課堂開始。語言之美的背後，不正是文化的自信和魅力嗎？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山腰青年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動。二〇二二年，短視頻《不被大風吹倒》，以諾獎作家莫言給青年寫信筆談的方式，延續了這場長達三年的代際對話。《山腰》不如這幾個火爆，但還是引起不少共鳴。這或許因為「山腰」概念的衝擊力，或許因為馮遠征講述的感染力，也或許是因為視頻釋放的敬意、理解和包容。

於我而言，《山腰》啟發人之處還在於把心態設定在山腰。人的一生未必只爬一座山，山腰的狀態也會經歷多

習慣迴路

動運行的反射動作。習慣可以讓人進入「自動導航」模式，大大節省了腦力，而剩下的精力便留給需要思考的事情，或突如其來的意外。

因此，習慣是一種生存機制，讓我們以有限的腦力去應付無限的生活場景。當我們明白了習慣的存在原因，便可以進一步理解習慣的養成方法。

作者指出，習慣是以迴路的方式形成。所謂迴路，就是它會像像蛇的圖騰，不斷循環一般的進行。習慣迴路涉及三個重點：提示、行為、獎勵。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明日戰記》

《明》的故事枝葉有點轉折，但主要脈絡不離其中。古天樂和劉青雲兩位香港影星飾演泰來和重生，單是名字已經寓意十足。一百分鐘的場景和情節充滿港產電影風味。例如二人在被毀壞的屋宇環境中拿取基因子彈，從不同高度的樓層越過障礙，重生拋出救火用的喉管給泰來借力和連繫，可是基因子彈卻隨時掉失。該場戲沒有什麼對白，但是時間形成迫力，危機感逐步加強，令觀眾透不過氣。另一方面，《明》與西方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從小到大，長輩與老師都提醒我們養成各種好習慣，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人類需要習慣呢？

查爾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在暢銷書《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英文原名為「The Power of Habit」，意譯為「習慣的力量」）解說了我們需要習慣的生理原因。

原來，「習慣」是為了節省大腦能量。所謂習慣，以《美國心理學期刊》（一九〇三年）的定義，即「某種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覺方式，是由以往重複的心智體驗而獲得的」。習慣是一種經常出現的重複行為，而且常常是在無意識下出現。

習慣將日常重複的活動變成反射動作，而一天約有百分之四十的活動是自

香港邵氏電影公司於一九七五年拍攝的《中國超人》，被喻為華語地區首齣科幻超人電影，其角色主要參考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出現的超人系列電影。儘管如此，《中》在當年所投入的資源和心力，仍然值得致敬。往後下來，香港電影人偶爾都會拍攝科幻電影，但是屈指可數，原因十分簡單：投資巨大，耗費心力，虧本機會甚高。然而，有些人總愛冒險……

《明日戰記》也許就是這樣一齣電影。就像大部分科幻電影一樣，《明》的故事看似複雜，其實十分簡單，總之就是地球人類面臨危機，一些不畏艱難危險的人士挺身而出，對抗外敵和怪獸，最終拯救人類不致滅絕。

